

中外名人傳

(二十一)

中外名人傳
編輯委員會編撰
王治平主編

敬請指教，歡迎投稿。(稿約見七十一頁)

朱家驊 (一八九三—一九六三)

北京大學教授
廣州中山大學校長
教育部長
中央研究院院長
行政院副院長
國大代表主席團主席

少時即懷救國大志

前中央研究院院長朱家驊畢生獻身革命，歷任黨政要職，但在從政之餘，不忘學術研究，在地質學方面鑽研精深，為我國近代著名地質學家，在國際上亦享有良好的聲譽。

(一) 傳人名外中
朱家驊是浙江吳興人，生於一八九三年(民國前十九年)四月十五日，幼時目睹清廷腐敗，朝政日非，外患頻仍，國內瀰漫革命思潮，使他深受影響，而抱有救國救民的大志。

幼時的朱家驊和其他老一輩中國人一樣，啟蒙教育受教塾師，遍讀四書五經，雖然索然無味，但奠定良好的國學基礎。直到清末，新學興起。朱家驊才轉入新式學堂讀書，開始接觸現代科學。一九一一年三月廿九日，黃花崗革命起義青年志士慘烈犧牲，消息傳遍全國，激起革命高潮；清廷喪權辱國，國人同感悲憤。此時，朱家驊正在上海德國人所辦的同濟醫工學校讀書，出於愛國熱忱，和同學們發起組織「上海革命敢死團」，響應革命。是年十月武昌起義，革命聲勢大振，清廷岌岌可危，猶圖作困獸之鬥，朱家驊追隨中國紅十字會欲到武漢從軍，親自投身革命，掃除滿清餘孽。結果未能如願，只隨革命軍參加救護工作三個月即被遣回上海，不過，後來革命軍打到上海，在攻打江南製造廠一役中，上海「學生革命敢死團」發揮了作用，對迅速光復上海，立下功勞。不久，清廷退位，民國成立，同濟醫工改為同濟大學，朱家驊回到學校進入電機系，為工科頭期生。一九一三年，民黨討袁的二次

革命發生，學生朱家驊在上海參加了許多次的聲援活動。

任教北大領導學運

二次革命後，朱家驊赴德國自費留學，入柏林礦冶大學攻讀探礦工程，一九一七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席，擔任預科德文講師。次年，獲教育部公費獎學金再赴歐留學，先後在瑞士及德國攻讀地質學，一九二二年獲柏林大學哲學博士學位，仍留校作深入研究。

一九二四年應北京大學之聘回國，任地質系教授兼德文系主任。

一九二五年，上海英租界發生「五卅慘案」，我國勞工死傷百餘人，朱家驊在北京領導青年示威遊行，遙為聲援。接著為反對召開關稅會議，他又奔走呼號，策動京華革命。一九二六年三月，反對列強「八國通牒」的蠻橫要求，領導群眾向北洋段祺瑞政府請願施壓，遭衛隊槍擊，死傷多人，是為「三一八慘案」。

中山大學清除共黨

「三一八慘案」事後，朱家驊離開北京，接受廣州中山大學之聘，出任地質系教授兼系主任，到任時，發現校內共黨勢力猖獗，時有搗亂，乃請國民政府下令解散學校，派戴傳賢、顧孟餘、徐謙、丁惟汾及朱家驊五人為校務委員，徹底整頓學校。由於其他四人皆兼有政府職務，無暇多顧，於是整飭學校的任務，悉由朱家驊一人承擔。

當時，革命軍已誓師北伐，國民政府隨軍北遷，廣東空虛，共黨份子氣燄高漲，經常滋事。朱家驊和李濟深密商發動清黨，清黨後省政府改組，朱氏代理常務委員會主席，兼民政廳長，並任廣州政治分會委員。在代理主席期間，他創辦了兩廣地質調查所，兼任所長。一九三二年辭去所長時，把自己所收藏的四千餘冊地質圖書都捐贈了該所。注意南方地質的，他是第一個人。一九二七年七月廣東省政府再度改組，朱家驊調任教育廳長兼中山大學副校長，名義上雖然只是副校長，實際上一切皆由他負責處理的。他竭力整頓，並且延聘了許多著名的教授。可惜不久，廣州發生了張發奎及黃琪翔的兵變，朱家驊就離開了學校。

一九二七年春，北伐軍到達浙江，先發表朱家驊為農工廳長，繼又發表民政廳長，所以他離開廣州以後就到浙江接任民政廳工作。不久廣東平定，原來的各職還是兼領著

，於是他奔走於浙粵之間達三年之久。在浙江方面，三年中他做了幾件重要的事情：一是辦理土地陳報，清丈全省土地，實行二五減租（和現在臺灣所推行的三七五減租完全相同）；再則發動戶口調查，辦理地方自治；刷新人事制度，舉辦縣長考試，籌辦移民東北。此外，還創辦了一個警官學校，和一個地方自治專修學校。這兩校的校長都由他自己兼任。

一九二九年朱家驊當選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及中央政治會議委員。翌年秋，辭去浙江民政廳長，回到廣州專任中山大學校長。十一月，又從中山大學調掌中央大學，次年春天，又兼任中英文教基金會董事會董事長。這個董事會對國家有了很多貢獻，在生產事業方面，主要的是整理鐵道。在撤守大陸之前，除了正太、同蒲、廣九三路外，全國鐵路沒有不受到過英國庚子賠款協助的，不是添購設備，就是興築路線。粵漢鐵路株韶段是全部由英庚賠款築成的。其次是電訊交通和電氣事業，如九省長途電話網和西北西南無線電話網。再次是水利，如導淮三閘之完成。在抗戰時期，粵漢路株韶段和西北西南無線電話網，曾經發揮過很大的功用，在教育文化事業方面，最主要的是考送留英公費生和補助各大學及研究機構的建築設備。中央博物院和中央圖書館也都是朱家驊在教育部長任內所創辦的。朱氏原來的計劃，是要和中英文教會合作，由英庚賠款分年補

助建築費，先從中央做起，逐漸擴及各省，使每一省都有個像樣的博物院和圖書館。可惜抗戰軍興，這個計劃沒有能夠實現。中央博物院的建築只完成了一個輪廓，中央圖書館就來不及動工。

朱家驊在中英文教會董事長任內，還有三項有關抗戰的重要貢獻。一是搶運古物，當時戰火已逼近南京，但故宮博物院因經費艱窘，無法遷移，他看到了情勢的迫切，立作緊急權宜處理，不但令文教會墊付運費，而且發動文教人員為之辦理搶運。現在我們在臺灣的名貴古物，就是當初從敵軍砲火下所搶運出來的。一是收購古籍，抗戰發動以後，淪陷區內公家和私人所藏的善本書籍，在亂離之中，頗多散失，朱家驊深恐輾轉相售，流出國外，特由文教會撥款，和中央圖書館合作，設法在敵後搜購，密運香港，再由香港空運重慶。現在中央圖書館的善本書，多半就是那時候所購得的。一是設置內地各大學講座，和辦理科學研究的補助金。抗戰時，北方大學和研究機構，大半停辦或緊縮，學人們都發生了生活問題。為適應這一需要，朱氏立即令文教會在雲南大學、重慶大學、廣西大學、湖南大學等處分設講座，為教授們安排教席，另設科學研究補助金，使青年科學人員仍繼續從事研究工作。

三度擔任教育部長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朱家驊被任命為教

育部長，但他沒有立即就職，直到次年二月始正式接掌，接掌後立即擬訂小學法、中學法、職業教育及師範教育等法規，沿用迄今，仍是他當年規劃的規模。連中小學課程標準，也是那時由朱家驊親自訂定的。當時，為掃除文盲，除推行四年制義務教育外，並發動一種識字運動。另外又訂定一種短期義務教育，從十歲到十六歲年長的失學兒童著手，他又親自校訂了教科書四冊，限定認識一千五百字，每天授課二小時，限期一年。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朱家驊調任交通部部長，仍兼掌教育部，到了次年四月才交卸教育部職務。在交通部三年，朱氏主要的貢獻，在消極方面是清理舊債；當時郵政局、電報局、郵政儲匯局、招商局都虧欠累累，日英德美四國借款，本息相滾，無法清償，經竭力交涉，都很便宜的解決了。在積極方面，致力於業務改進，添購設備，把有線電無線電合併經營，並配合勦共的需要興建九省長途電話網，郵政局電報局也做到合設，在郵局可以發報通話，在電報局也可以發信。同時把中國、歐亞兩航空公司航線加以擴展，南到廣州，北至北平，西北到蘭州、迪化，並試航歐亞國際航線；招商局也收歸國營，力加整頓，並添購了四艘海輪。

一九三五年年底，朱家驊卸任交通部部長，次年春，改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同年底，政府突發表朱家驊為浙江省政府主席，他到任後發現浙省財政極度艱困異常，虧空八

千餘萬元，他竭力整頓，改革積弊，雖然後來抗戰軍興，開支劇增，浙省進入戰事狀態，但在交卸時，省庫縣庫都已節餘，省庫節餘居然在一千萬元以上。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日軍在金山衛的全公亭登陸後，上海的戰事急轉直下，跟著嘉興撤退了，那時防禦金山衛一帶的是第十集團軍的六十三師，他們要把錢塘江口的海塘掘了，用決口來阻堵敵軍。這條海塘決口之後，浙江的杭州、嘉興、湖州、江蘇的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太倉舊八府屬地帶都將變成澤國。這舊八府屬地帶是全國的精華所在，怎可自行毀滅？朱家驊一面嚴令浙屬各縣設法阻止，一面急電蔣中正委員長說明利害；由於蔣委員長賢明的決斷，採納了朱家驊的意見，電令制止。他這一次的建議，保全了全國最精華的地區，保全了這個地區上的多少生命財產。到了杭州快要淪陷的前夕，「別動隊」在杭州市內劃分了地區，貼上了符號，準備了火油木材等放火材料，決定焦土抗戰。朱家驊認為一個地方不得已而失守了，這個地區上的人民財產還是我們中國的，我們終有回來的一天。我們不能將自己的城市付之一炬，受損害的還是自己的人民。當他獲悉這個確實情報後，立刻用省主席兼全省保安總司令的命令，嚴予制止。杭州市也由於他的決斷而保全了。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兼任三民主義青年團書記長。翌年底又調任組織部部長，在此兩項職務任內，他協助韓國革命復國運動，對韓國設在中國的臨時政府力予以承認，並發動韓國在華青年組成韓國光復軍，接受國軍的軍事訓練。在組織部任職四年餘，朱家驊對戰地政務、黨務、邊疆黨務、學校黨務和婦女運動、農工訓練，都有相當成績，而且頗能改變過去的作風。過去做工人運動的，未能向工廠內去做；做農民運動的，也未能深入鄉村裏去做；做學生運動的，也常有弄到學生不讀書而終日奔走的現象，朱氏對這種作風，都力加糾正。

一九四一年秋天，朱家驊又奉命兼任考試院副院長，兼了兩年多，由於工作太忙，請辭兼職，卻被發表為國民政府委員。到了一九三四年冬天，又奉令重掌教育部，當時抗戰已露曙光，勝利在望，次年八月，日本投降，教育部忙於各大學的復員，又忙於教育復員善後會議，妥籌淪陷區教育文化的接收工作。

就在此時，共黨到處鼓動學潮，此起彼落，朱家驊處理這些事耗去不少精力。不過，他仍做了不少事。例如大學課程的釐訂，中小學課程標準的修正，都是在那時百忙中所做的。中央研究院的文物，和故宮與中央博物院的重要古物，也是在一九四九年冬，他交卸教育部長以前搶運來臺灣的，同時並搶救北平一部份重要學人到南京。

為中研院奠定宏規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朱家驊當選行憲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一九四八年三月出席第一次會議。當選主席團主席，選舉第一任總統副總統，以後出席二、三次會議均連任主席團主席。一九四八年冬，行政院改組，朱家驊調任政務委員，次年夏，轉任行政院副院長。同年底，政府遷臺，次年三月，內閣再度改組，朱家驊受聘為總統府資政。

從那時起，他擺脫了實際政治，專心從事於以下的二項工作：一、促進學術研究從一九三六年春，朱氏擔任中央研究院的總幹事，後來中央發表為浙江省主席，向院方辭職，但因蔡元培（子民）院長堅決挽留，無法擺脫，一九四〇年蔡院長去世以後，朱家驊被選繼任院長，十幾年來，一直兼著這個職務。中央研究院是國家最高學術研究機構，它的主要任務有二：一是聯繫和獎勵學術研究，一是自己設所研究，以為示範作用。它的規模相當的大，在撤退大陸之際，已從十個研究所增到十四個研究所。朱家驊對中央研究院主要的貢獻，約略說來，有下列各項：一是辦理院士選舉，院士是院的組織的基礎，自院士選舉以後，中央研究院纔完成了體制，網羅全國第一流學者，致力於聯繫和獎勵學術研究工作。二是各研究所的歷次遷移，從抗戰初期，搬到後方，勝利以後，又從後方搬回南京、上海、北平，部署安排

，極費心力。三是遷臺後的復興工作，這一段工作，事實上較在大陸時代更是艱困。一九四九年撤離大陸時，因為時間倉促，交通困難，經費無著，只有歷史語言研究所和數學研究所能遷來臺灣。抵臺之初，經費極度困難，工作無從推展，但是由於朱家驊的努力，在短短幾年之中，奠定了復興的基礎。不但在台北近郊南港已經建立起新的院舍，而且還籌復了動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化學研究所，另外又新添了近代史研究所、民族學研究所。使自由地區的學者，在艱難情況下，仍然能致力科學研究工作，這都是朱家驊的功績。

又因中央研究院限於體制和經費，不能容納院外學人共同研究，他乃於一九五〇年秋，創辦大陸雜誌，十餘年來歷盡艱苦，始終維持固定而高深的學術水準，於國內外樹立相當聲譽，贏得學人的普遍贊揚，將來在現代學術史上，應當有它一頁地位。雖然大陸雜誌的成就，是多數學者共同努力的結果，但朱氏倡導經營，草露藍蕪之功，是永不可沒的。

二、促進國民外交，這一項也是朱家驊一向所重視的工作。在二次大戰之前，他就主持從北平遷到南京的中國國聯同志會，一九三八年任國聯同志會世界協會副會長。自國聯解散，聯合國成立後，朱氏把國聯同志會首先改組為中華民國國聯同志會，又當選為聯合國同志會世界協會名譽會長，本着

聯合國憲章的基本精神，作繼續不斷努力。一九三六年夏，他發起組織中德文化協會，擔任會長，卅一年組織中印學會，後來又發起中韓文化協會。這幾個有關國民外交的團體，一直是由朱家驊主持推動的。

歷任要職精力過人

朱家驊奔走國事五十餘年，均任要職，工作極其繁重，經常數職兼顧，但由於他才華卓越，精力過人，都能勝任愉快，而且在短期內做出傲人的成績，對國家社會有重大的貢獻，所以他可說是中國近代最傑出的人物之一，他是科學家，也是政治家，是講壇重量級的教授，也是重要機構的領導人。他早年患有胃疾，因為掌理要政，夙夜從公，未遑根治，晚年因血管硬化而患心臟病，於一九六三年逝世，享年七十歲。（參考國民大會代表傳略龔一之撰）

徐柏園

（一九〇三—一九八〇）

杭州日報總編輯

台灣省財政廳長

行政院財政部長

中央銀行總裁

國防研究院講座

中聯信託投資公司董事長

徐柏園浙江蘭谿人，一九〇三年出生，

世代耕讀傳家，從小聰明過人，幼年入學，

成人後獻身國民革命，加入中國國民黨，戮力建設民主自由新中國。一九二六年在東南大學上海商學院畢業後，應聘在寧波工商學校任主任教員。

國民革命軍北伐，平定東南時，出任杭州日報總編輯，推展新聞文化宣傳工作，鼓吹民主自由與法治並重，不久又南赴廣州任兩廣地質調查所及交通部秘書。

一九二九年，經國民黨中央選派赴美國深造，他為信守先期的主張，多研學問，不讀學位。先後在芝加哥大學、伊利諾大學、北加州大學的研究所，專心研究財政金融及經濟實際理論。

一九三三年學成回國，先後擔任交通部與美商合作的上海電氣公司副總經理、交通部郵匯總局副局長、交通銀行北平支行經理及天津分行經理等職。

一九三七年中日大戰爆發日軍侵犯我國，徐氏回到陪都重慶，加入抗戰行列。由於工作表現優異，獲得行政院孔祥熙院長的賞識，他草擬了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的外匯管理辦法。

一九三八年當選為第一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並兼交通銀行昆明分行經理。

一九三九年蔣介石委員長在重慶兼任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家銀行聯合辦事處主席，綜攬抗戰時期金融經濟政策及業務，徐氏被派任為副秘書長，廢寢忘食，日夜辦理公務，貢獻很多。

一九四二年國民政府獲得美國鉅額貸款，徐氏大力主張由中央銀行統一發行貨幣（當時有四家銀行各自發行貨幣），得到批准實行，於是使中央銀行成為銀行的銀行。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對日抗戰勝利之後，徐柏園升任四聯銀行辦事處秘書長，後來又兼任財政部政務次長。在國共內戰的危難中，受命出任中央銀行副總裁，單獨主持中央銀行自廣東暫撤香港，再由香港轉重慶的撤遷工作。在英國承認中共政權後，徐氏奉命到香港接任中國銀行董事長，並將中國銀行全部人員、物資搬遷到台灣。

國民政府遷台初期，徐柏園以中國銀行董事長的身分，又兼任臺灣銀行董事長，當時物價上漲，金融動盪，他極力主張實行「金鈔只許持有，不許買賣」的政策，並實施外匯管理，三十多年來績效卓著。

一九五三年起徐氏先任台灣省財政廳長，後升任財政部長、外貿會主任委員等職，在財經艱困的情況下，盡力平衡外匯，提高國際信譽，整頓財稅，發展經濟，他的最大貢獻是外匯管理與調度得宜，奠定台灣經濟建設的基礎。在一九五八年春，他辭卸財政部長及外貿會主委職務，專任中國銀行董事長。

一九六〇年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逝世，他接任總裁。一九六一年主持中央銀行在台灣復業。一九六二年底外貿會主委尹仲容病

逝，政府再度徵召他接任外貿會主委職務，積極展開對外貿易，一九六三年，徐柏園向立法院報告外貿業務，提出：「點石成金、無中生有、上山下海、入地騰空、從四面八方、衝破藩籬、打開局限」的主張，並大力推展各項計畫，實現他的主張。台灣的對外貿易，能有今天的成就，應歸功於當時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徐柏園曾多次奉派為首席代表，出席聯合國各項經濟會議。例如：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年會、亞洲經濟會議、訪問南韓及琉球等地區。一九六四年春徐柏園曾以特使名義，赴委內瑞拉慶賀該國總統就職，又兩度率領友好訪問團，分別訪問中南美洲及加拿大等二十多國，簽訂貿易協定十餘件。

由於徐氏長於處理財經問題，曾兼任國民黨中央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十七年，國防研究院講座兼經濟研究所所長主講國防經濟十一年。

一九七〇年徐氏奉派代表中、韓、越、菲四國，赴美出任國際貨幣基金執行董事。徐氏回國後曾任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光復會委員、中聯信託投資公司董事長、圓山聯誼會理事會主席等職。奉頒勳章多座、策劃中央銀行復業，政府特頒一等大綬景星勳章。

徐柏園學有專長，識見超卓，每逢國家財經困難，各種財經事件紛繁的時候，他都能以獨到的見解，指揮若定、應付裕如。常

能化腐朽為神奇，制機先於萬難，精心果毅，事功卓著，令人歎服。

徐氏待人誠摯熱忱，善與人交往，能識人，亦能用人，惟因事議論，有時盛氣詞嚴，但事後便忘了，不復置意，大家雖然怕他的嚴，也喜歡他的寬。

徐柏園夫人陸寒波，能文善畫，伉儷情深，同心信仰基督，長子小波、長女林秀、次女小迪均大學畢業，留學美國，成家立業，服務社會，貢獻卓著。

徐柏園因心臟病於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日在台北逝世，享年七十八歲。（龔祖遂撰）

鄭曼青

（一九〇二—一九七五）

中央軍校太極拳學教席

湖南省政府諮議

湖南省國術館館長

擅長詩書畫太極拳

故第一屆國大代表鄭曼青不是政治人物，乃藝文界名士，能詩、善畫、書法皆精妙絕倫，人稱「三絕老人」。除藝文外，鄭曼青還擅長太極拳及中國古典醫藥學，可說是一位傳統的中國文人。平日穿着中式衣褂，棉襪布鞋，或一襲長衫，五緙長髯望之如畫中人，或高山隱逸。

鄭曼青原名鄭岳，字曼青，中年以後，

以字行世，於一九〇二年（民國前十年）六月二十五日生於浙江永嘉，中年以後蓄鬚，長髯垂胸，有時也署名曼髯。畢生勤學不輟，博覽群書，徹夜不休，故而又自號夕長樓主或「學不厭老兒」。

罹奇禍幾乎成廢人

鄭曼青幼時家貧，無力入私塾讀書，由其母張氏啟蒙，授以詩書，過目成誦，學習甚速，其母喜甚。不料突罹奇禍，九歲時，他和諸兒在牆邊玩耍，頹牆倒塌，磚塊砸破了他的腦袋，血流如注，陷入昏迷。幸賴國術師賴周鳴入山採藥，以土法治療，雖保住小命，但卻像廢人一樣，記憶全無。十歲時，從鄉裡的拔貢汪香禪學畫，但因行動遲緩，呆若木雞，只能在桌旁研墨調粉，看別人揮筆畫畫而已。

偶畫紫藤老師驚異

如此過了三年，身體才逐漸康健，偶而取其祖母包藥的廢紙塗畫一枝花、一片葉、一隻蟲和一小鳥，栩栩如生，姿態自然。他習畫的汪師母見了大為驚異，乃促他試畫紫藤一支，繁花似錦，枝葉疏落有致，儼然有名家的氣派。

這時，鄭曼青才十四歲，其師汪香禪見而心喜，大膽的為他的紫藤花訂出潤格，竟然銷售一空。這是他平生第一次賺錢，內心得意非凡。

結交名家詩畫精進

然而心懷上進心的鄭曼青畢竟不同，他把賺來的錢，用以搜購名家任伯年、趙搗叔等人的作品，觀察揣摩，盡得其妙。他的姨母紅薇老人張光見他有出息，教給他「雙鉤」畫法，藝事大進。某一天，和表兄弟們玩遊戲，被矇住雙眼，懸肘畫一全竹，他以「雙鉤」畫法畫之，枝樞交錯，群葉飛揚，墨韻渾然天成，眾人嘆服。翌年，經詩人魯勝北的介紹赴杭州，結識經學或書畫名家馬一浮、經子淵、沈寐叟、樓辛壺、王潛樓等人，跟他們論詩、學書、習畫，使他的學問及繪事邁入新境界。十八歲後，鄭曼青轉赴北京，在報章雜誌上和羅復堪、羅瘦公兄弟以詩唱和，結成好友。遂應北京郁文大學之聘，教授詩學、教書之餘，結交了鄭蘇戡、陳師曾、凌直支、姚茫父、王夢白等著名詩畫家，同他們研習六載，藝文知識和技巧又轉入一個新境界，這時的鄭曼青在繪畫上漸得八大山人風格，畫法上溯漢魏體，詩風則接近唐宋了。二十四歲時，由蔡元培介紹，應聘執教國立暨南大學，乃移居上海，結識了吳昌碩、朱古微等人。吳昌碩欣賞他的畫風，特任他為上海美專國畫部主任，這時候畫虎名家張善子、山水大家張大千及馬孟容等都住在上海，鄭曼青把他們一一找來執教，名師高徒，一時傳為佳話。

鄭曼青二十九歲時，和名畫家黃賓虹合

作，在上海創辦中國文藝學院，自任副院長，教授詩文書畫金石，名重一時。翌年，他突感知識不足，摒棄一切教職，隨陽湖國學大師錢名山攻經史、閉門苦讀，三年足不出戶，卒告窮理研幾，觸類旁通。由於胸羅錦繡，書畫亦非往昔可比。這時候，他的書法，圓渾平實，力透紙背；所作的畫，逸筆草草，皆如金剛杵；運墨潤滋，用水亦厚；構圖大巧，望之若拙。他綜合數十年來心得，以厚、重、拙三者勉勵後學，一洗當代浮華纖巧之習。一九四九年來臺後，與于右任、陳含光、張昭芹、馬紹文、張鏡薇等結詩社；兼授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女士書畫，復與馬壽華、陶芸樓、陳方、張穀年、劉延濤、高逸鴻組七友書畫會，參與發起中華民國書學會，當選為理事兼國畫委員會主委。受聘為全國美展、全國書畫展籌備委員兼評審委員，中國文化大學教授，主授藝術研究所詩書畫學，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委員會美國分會藝術組負責人。曾先後舉行國內外個展多次，其間在巴黎國家畫廊與紐約世界博覽會的展品，使西方畫家望而心折，譽為東方水墨畫大師。

研習中醫卓然有成

鄭曼青的母親張太夫人，精通醫道，善辨藥草，幼時因體弱多病，常隨母親原野採藥，耳濡目染，遂有懸壺濟世之志。二十五歲時，拜皖中九代名醫宋幼庵為師，朝夕問

道，盡得唐宋元明清代醫藥大家診療處方的奧秘，對於婦科、骨科尤有心得。抗戰軍興，他進藥方供軍旅之用，希望調劑合製成藥給士兵服用，可惜未獲採納。遂自行懸壺，醫名大著。我國傳統醫道，自一九二八年汪精衛、劉瑞恒等提出廢止中國醫藥以來，日趨沉淪，幾瀕絕境。幸賴焦易堂、陳果夫、陳立夫等提倡，稍有起色，可惜中醫界不振作，他遂與道友覃勤等倡組全國中醫師公會，聯合海內名醫，研究中國醫藥之精微，從而闡揚光大之，成立後，膺選為理事長，一九四六年任制憲國民大會代表，次年被選為中醫師公會國大代表。一九四八年中國醫藥學院籌備成立，覃勤以創辦人身分請其分任董事長或院長。他堅辭曰：「君辛勤籌組全國中醫師公會，我任理事長，已於心難安。今君一手創建中國醫藥學院，我若再坐享其成，非人也！」終不就。後來中醫學院遭逢困境，他則挺身而出，維護不遺餘力。

鄭曼青幼年多病，曾習少林拳強身，二十七歲時在上海認識太極門宗師楊澄甫，乃改習太極拳，學習一年餘，洞悉大要。當時，楊澄甫之妻重病，群醫束手，鄭曼青予以悉心治療，遂告痊癒。楊澄甫感其恩德，乃將太極拳要訣鬆、沉、輕、靈的運用要點，傾囊傳授，又教他太極劍劍法，混合鍛鍊，運氣強身。後來，他又從太原名家張欽霖學習太極拳運動技巧，浸淫二十餘年始自覺入門，有了心得，乃把太極拳法簡化為三十七

式，以便傳授。鄭曼青三十二歲，任中央軍校太極拳學教席，三十七歲任湖南省政府諮議，兼省國術館館長，三十八歲轉任重慶，任教於中央訓練團。嘗在駐華英使館內飲宴之後，應館主之請，表演拳術，當時英軍訪問團員請與比賽，他一轉手一側身，使對方翻跌於一丈之外，嗣後又於美軍聯歡會出手，亦獲同一效驗，觀者無不讚歎。四十八歲遷臺，創立時中拳社，六十三歲赴美，設太極拳研究社，廣授門徒。直接間接研習鄭氏太極拳者，已逾十萬人。得其真傳者，亦達數十人。

鄭曼青平生有五大專長，即詩、書、畫、醫術及太極拳，均能直通堂奧，深究其理，全因他鑽研經書子集，深諳哲理，故能窮究到底，擷取精邃。開國大老于右任稱讚他是：「一代奇才，他人視為至難之事，彼則優為之。」詢非虛譽。鄭曼青著作等身，均以弘揚傳統文化為宗旨。在詩方面有：唐詩鉞度、玉井草堂詩集、玉井草堂詩續集、曼青詞選。在書畫方面有：鄭曼青畫集、曼青寫意、鄭曼青書畫集、曼青（詩書畫）三論。在醫道方面有女科心法、談癌八要、骨科精微。太極拳方面有：鄭子太極拳十三篇、太極拳（英文本）、鄭子太極拳自修新法、太極（英文本），另拍攝太極拳、太極劍法影片各一組。在國學方面有：老子易知解、學庸新解、人文淺說、性本論、論語釋旨、易全。皆為融會貫通，獨抒創見的作品。

出版易全一語成讖

鄭曼青四十歲時，才和丁懿都女士結婚，丁女士中英文俱佳，婚後相夫教子，伴隨旅美十多年，一九七五年初，兩人回國，出版「易全」一書，都十餘萬言，鄭曼青親自校正，校畢出書時，笑著對友人說：「我死而無憾了！」友人以為笑談。不料是年三月二十三日午夜伏案假寐，竟告不醒，享年七十五歲。（王善初撰）

錢玄同（一八八七—一九三九）

北京大學教授

北師大國文系主任

新文化運動的猛將

父兄教導發憤讀書

錢玄同，原名夏，字中季、德潛，「五四」運動前改名玄同；「五四」運動後，又號疑古，晚年別號逸古，又號逸叟。清光緒十三年（公元一八八七年）九月十二日生。原籍浙江吳興（現湖州市），世居南門外之鮑山。父親錢振常，晚清舉人，他六十一歲時生玄同，故疼愛異常。晚年在蘇州工作，所以錢玄同是在蘇州長大。兄錢恂，比弟弟大三十四歲，為清末駐法、意、日本使館的參贊。

錢振常因為在科舉上兩次會試不第，引

為終身憾事。長子錢恂雖為外交官，也沒有登翰苑成進士，錢振常總感不滿意，所以把學優而仕、中舉為官、光宗耀祖的希望，全寄托在錢玄同身上。因此，錢玄同在幼年時，讀了不少古書，在古典文學方面有較深厚的根底。十四歲，參加科舉童子試，成績不理想，受到父親極為嚴厲的訓斥，從此他更發憤讀書。不久，父親病故，就在長兄錢恂的教導下，和年齡只相差兩歲的侄子一起讀書。

赴日留學參加革命

清光緒三十年（公元一九〇四年），錢玄同和朋友一起創辦《湖州白話報》，開始用白話文寫作，也不書寫清帝光緒的年號，用甲子紀年具「甲辰」年，表示他不願遵循清代「正朔」之意。是年，他常閱梁啟超主辦的「新民叢報」，思想愈益解放。一九〇六年五月，錢玄同奉長兄錢恂之命，在上海與紹興籍徐娟貞女士完婚；九月，即赴日本東京留學，入早稻田大學師範科深造。時逢出獄赴日的章太炎在主辦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錢常去《民報》社拜見章太炎，對章氏思想學行「極端地崇拜」，對章氏執弟子禮，與魯迅等人一起向章太炎學習文字學，研究音韻訓詁。經章太炎的引薦和介紹，結識了秋瑾、馬君武、居正等一批革命黨人，遂加入了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他擁戴孫中山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積

極參加推翻滿清政府的革命活動。

新文化運動的勇將

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年），錢玄同在日本學成回國，先在海寧中學任國文教員，後又在湖州中學、嘉興中學等任教國文。由於他廣泛聯絡教育文化界人士，鼓吹民族革命，為地方封建保守勢力所不容，遂去杭州任教。辛亥革命爆發，改任浙江都督府教育司科員。一九一三年，因兄長錢恂到北京就任大總統府顧問，他隨兄北上，先執教於北京高等師範學校，以後又任北京師範大學和北京大學教授。一九一七年，北大校長是蔡元培，他在學術上主張兼容並包，教授中學派思想觀念各異。胡適、陳獨秀提倡文學革命，主張白話文，推動新文化運動，創辦《新青年》雜誌，錢玄同全力擁護和支持。一九一九年初，他就積極向《新青年》投稿，公開贊成和倡導「文學革命」。接著，他又發表了多篇與胡適、陳獨秀的通信，提出許多重要的「文學革命」理論和文化教育改革方面的倡議、意見。此後二、三年間，他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了大量文章，篇數之多，涉及範圍之廣，問題之深刻，都深受時人注目。在應運成立的中華民國國語研究會中，他是核心骨幹。一九一八年，又兼《新青年》輪任主編，約請、催促魯迅給雜誌撰寫了《狂人日記》等著名作品。又和沈尹默等人致力於國語運動。他們三人交往甚密，一

起研究中國的歷史文化，共同探索中國的前途。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爆發，錢玄同兼任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常駐幹事，便致力於漢字改革、國語統一運動，抨擊封建文化及賴以表達的文言文，提倡文字改革，主張寫白話文，用新式標點和注音符號，用阿拉伯字記數，用紀元記年，用橫排中文出版等，製定方案，組織推廣，從事講學與實踐，可以說「五四時期」的錢玄同確是一位新文化運動的猛將，是一個響亮的人物。

學問湛深治學嚴謹

一九二八年，教育部改常駐幹事為常駐委員，並成立《中國大辭典》編纂處。這時，錢玄同除在北京師範大學任國文系主任外，還分工編纂國音部分。除了在北師大開講「音韻學」、「說文研究」、「經學史略」、「周至唐及清代學術思想概要」、「先秦古書真偽略說」等課程外，又整理批判、去偽存真，編著了《文字學音篇》、《說文部首今讀》、《說文音符今讀表》等。

(一) 傳人名外中
一九三五年，國語研究會改名為國語推行委員會，錢玄同便以音韻學為主，潛心研究，終至積勞成疾。在血管硬化、神經特別衰弱的情況下，他還勤奮筆耕，完成了《古韻二十八部音讀假定》、《簡體字講》。一九三七年，北平淪陷，北大、北師大、清華等國立大學均南遷。錢玄同因身體虛弱，滯留北平。他托人告訴南方諸友：

「錢某決不當漢奸。」安貧樂道，閉門不出，亦不為敵偽統治下的大學教書。一九三八年，他恢復舊名「夏」，表示是「夏」而非「夷」，決不做順民。環境的惡劣、外界的刺激，終使錢玄同右腦血管破裂，搶救無效，不幸於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七日下午，病故於北平德國醫院。終年只有五十二歲。

錢玄同長子秉雄和玄同生前好友黎錦熙、周作人、何其鞏、孫人和以及其侄錢稻孫等，為之料理後事，安葬於北平香山腳下。時次子錢三強在歐洲師事伊萊娜·居里夫人，研究核科學無法返國。國民政府在同年七月十八日下令褒揚，原文是：

「國立北平師範大學教授錢玄同，品行高潔，學問湛深。抗戰軍興，適以宿疾不良於行，未即離平。歷時既久，環境益艱。仍能潛修國學，永保清操。卒因蟄居抑鬱，切齒仇讎，病體日頹，賫志長逝。溯其生平，致力教育事業，歷二十餘載。所為文字，見重一時，不僅貽惠士林，實亦有功黨國。應予明令褒揚，以彰幽潛，而昭激勸；此令。」

錢玄同逝世後，同年五月十五日，國立北京師範大學在陝西城固西北聯合大學內舉行「錢玄同先生追悼會」。會後出版了以黎錦熙所作的《錢玄同先生傳》為主要內容的《錢玄同先生紀念集》，封面由許壽裳題寫。

錢玄同一生治學嚴謹專一，能任學術上做到古今結合，以科學方法進行研究，稱得

上一代宗師。他對學術上的貢獻，如音韻學、論文、文字學音篇、國音沿革講稿等，至今仍有啟蒙的重要價值。尤其對國語教科書的創編，應該說是史無前例的。（余方德撰）

巴阿柏洛·畢卡索（一八八

一—一九七三）

畢卡索不僅是位聞名世界的藝術家，更是一位為理念奮鬥的知識分子。在歐洲，畢卡索的象徵性創作，支配了整個現代藝術的歷史，同時對歐洲知識分子的生活也極具影響力。

西元一八八一年十月二十五日出生於西班牙馬拉加省的畢卡索，擁有一位知名的藝術家父親。一八九八年，他進入巴塞隆納的一所藝術學校，學習現代藝術。就學的這段期間，畢卡索深受當時反叛精神盛行的影響。一九一〇年，他移居巴黎，前衛藝術的風格，帶給畢卡索不少啟示，使得在他的畫風上有更新一層的突破。當時，他的所有創作完全致力於「驅逐者」的精神表現上。

一九一四年畢卡索認識了法國前衛畫派的領導者，阿波里內爾（Apollinaire）、畫家喬治·巴哈克（Georges Braques）及美國女文學家潔爾特德·史坦因（Gertrude Stein）。透過史坦因，他開始和法國的知名畫家亨利·馬蒂斯（Henri Matisse）交

往。由於馬蒂斯及另外一位野獸派主義創作者安華、德爾漢（Andre DERAIN）的影響，畢卡索逐漸對「原始主義」的創作風格感到興趣。一九〇七年，他的名作「Les Femmes d'Alger」（阿敏濃的小姐）轟動一時，這幅突破傳統的代表作，便是立體畫派的先驅。一九一七年以後，畢卡索開始跟隨時代的要求，從事獨具個人風格的創作，以顯示「現代化」的精神。

西班牙戰爭的爆發，給畢卡索帶來不少靈感。作品「Guernica」（格爾尼卡）可稱為一幅代表歷史的傑作。二次大戰期間，畢卡索仍居住在巴黎。這一段期間，畢卡索充分地表現「永恒反叛」的風格，他對自由的爭取及堅毅不屈的精神，淋漓盡致地表現在他的創作中。一九四四年，畢卡索參加了「共產黨」附設的藝術組織「Front National」（國家前線），從此，他深刻地體會到，繪畫不是一種單純娛樂、消遣的藝術，他要以一名真正革命者的身分，為他的藝術奮鬥。

加入「共產黨」以後，畢卡索不停地接觸社會名流，也擁有了不少特權，然而，在他內心深處的衝激卻不停地膨脹著。一九五三年，他為「史達林」畫了一幅自畫像，引起了共產黨的不悅，共產黨責備畢卡索缺乏謹慎。一九四八年，他應邀參加了知識分子所組成的華沙和平討論大會，在知識分子的眼中，畢卡索不但是位畫家，更是一名為和平奮鬥的好伙伴。一九四九年，在共產黨召

開的國際和平大會中，他的一幅作品「白鴿」被選為大會的主要宣傳品。一九六八——九七〇年，畢卡索也加入了共產黨組成的反越戰組織，和知識分子共同抵抗美國的參戰行爲，直到生命結束前一刻，畢卡索一直是共產黨的一員。在從事創作之餘，他爲自由、和平所付出的心力，直到今天仍爲大眾所讚賞。（吳融樂撰）

蕭一山（一九〇二—一九七八）

清華大學教授
北京大學教授
中央大學教授
監察委員

廿二歲撰清代通史

近代史專家蕭一山是清史權威，大學時代，年僅廿二歲，即以所著「清代通史」一書成名，馳名中外，但是蕭一山習史，最初並非只想專研清朝斷代史，而是受了刺激，在北大讀書時，他讀到日人稻葉君山所寫的「清朝全史」，由但燾譯成中文，書中「觀點紕繆，疏舛百出」，他讀後憤憤不平，認爲本國的歷史，由一個外國人來寫，對中國人來說是「奇恥大辱」，於是他發憤雪恥，於大學三年級時，寫出一部「清代通史」，於一九二三年出版上卷，立即造成轟動，大作家史學重鎮梁啟超當時在北平清華大學執

教，主授課目正是史學，聽說一位青年學生寫成「清代通史」的皇皇鉅著，大爲驚異，立即透過兵學大家蔣百里取得原稿，用一晝夜的時間，一口氣讀完，歎道：「嘻！非志毅而力勤，心果而才敏者，其孰能與於斯歟！」因而出版時，梁啟超親爲作序，序中說：「蕭子之於史，非直識力精越，乃其技術，亦罕見也。」有名家品題，蕭一山此書更是身價不凡。

不過，他的書並非浪得虛名，日本史學家今西龍博士讀過此書後也爲他作序，說：「他能夠將浩瀚的舊材料，融化成自己的東西，又加上許多新史料，安排得宜，詳而且確，實在是從來未曾睹的佳著……，必有成爲世界大史家之一日。」可見他的書確是真材實料。

蕭一山是江蘇銅山人，生於一九〇二年（清光緒廿八年）三月三十日，其父蕭宗雅是遜清國子監生，在家鄉設館授徒，其母也是名門閨秀，知書達禮，五歲前的蕭一山由其母啟蒙，授讀四書五經，稍長才跟父親讀書，紮下堅實的國學基礎。

民國成立後，蕭一山就讀小學，在學校裡有兩位老師最受他崇拜，一位是教歷史的顧子揚，另一位是教國文的梁天錦，這兩位先生都有淵博的歷史知識，講書兼說故事，不知不覺中啟發了蕭一山對歷史的濃厚興趣。

高等小學堂時代，蕭一山寄居外祖父家

，外祖父行醫濟世，常常出診，出診必須坐轎，轎夫中有位名叫楊群的目不識丁，卻很會說歷史故事，每天晚飯後，一群小孩子圍著，聽他講隋唐演義、精忠說岳、楊家將等，使蕭一山聽得如醉如癡，稍長，便自己試讀通鑑等書，越讀對歷史越有興趣。

為治史先讀政治系

一九一八年，蕭一山自山東省立第七中學畢業，秋季，赴山西太原，考入國立山西大學預科，學習文史，決心做一個史學家。十九歲時，還在讀相當於今日高中三年級的他，即懷有雄心壯志準備寫一部「中國通史」。

預科畢業後，蕭一山未留在山西大學，轉赴北平，考入北京大學政治系，他認為研究歷史倘無廣泛的社會科學知識，必是隔靴搔癢，所以他讀政治系的目的，還是為了要讀好史學。

當時北大規定，學生只要修滿八十個學分即可以畢業，蕭一山為了廣求知識，打好基礎，足足修習了一百七十個學分，把所有的社會科學學分全部修完。

大約在一九一九年左右，北京學術界盛行日人稻葉君山的「清朝全史」，他購來一讀，發現乖謬百出，不堪卒讀。心中的民族意識油然而生，決定暫擱置撰寫「中國通史」的計畫，發憤撰述「清代通史」。恰在此時，國民政府將清代內閣檔案撥歸北大整理

，蕭一山參與工作，一方面上課求知，一方面披沙揀金，撰寫「清代通史」；於一九二三年初版問世，博得極大的聲譽。到了二五年，此書洛陽紙貴，發行量大增，對清史有興趣的人爭相閱讀，而蕭一山的才名，自然也轟傳遐邇。

任教清華學生震驚

孫中山對蕭一山的「清代通史」也很欣賞，一九二四年冬天，孫中山抵北京，青年蕭一山攜著作晉見，孫中山當面嘉許他的史學成就，勉勵他繼續努力，更親筆為「清代通史」題封面，這是蕭一山最感光榮的一件事。

這一年，蕭一山北大畢業，應聘清華大學任教。

當時清大有兩門必修課：一為中國文化史，由梁啟超主講，另一門中國通史，即由蕭一山講授。他以二十四歲初出茅廬的青年，竟然受聘為清華大學教授，而且與梁啟超同任講座，全校師生震驚。後來，清華學生看到「清代通史」，方才心服口服。

在清華大學教書一年，蕭一山回北大母校教書，是北京城最年輕的大學教授，一九二七年起，兼任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出版「中國通史講義」，著述中國通史的初志於焉完成，一九三二年接受南京中央大學校長朱家驊之邀，到中央大學任教。

「清代通史」一書不但受到孫中山垂青

，總統蔣介石也愛讀此書。當年蔣介石率領國民革命軍北伐時，雖然戎馬倥傯，仍然儘量抽空閱讀。

在看完一百二十萬字的清代通史後，蔣介石大為欣賞，並在蔡元培、朱家驊面前誇讚蕭一山的史學史識，很想找蕭一山當面暢談。因蕭一山在北京教書，未能如願。

可是蔣介石心中一直惦念此事。一九三二年，蔣介石正忙於剿共，有一天，憶起「清代通史」之中提到過，清朝剿滅捻亂所用堅壁清野的方法很有效，忙問隨從人員蕭一山現在何處？

中央大學校長朱家驊獲悉，馬上安排蕭一山到南京，蔣介石立刻接見，談史論今，十分投契。

不久，蕭一山到南京的中央大學任教，蔣介石便經常召見，當面詢問讀史心得。蔣介石見蕭一山極有創見，有意邀他從政，他以從無行政經驗予以婉拒，卻懇請蔣介石資助他出國考察研究。

蔣介石一向愛才，當場慨允給一千英鎊

精研太平天國歷史

蕭一山乃於一九三二年，自上海赴英國劍橋大學研究歷史與國際政治，並在倫敦大英博物館勤研中國典籍。大英博物館中有兩項特殊的中國史料，一為敦煌文物，一為太平天國及天地會的史料，是為英人獨得之秘

，蕭一山對太平天國及天地會材料盡量抄錄與整理。回國之後，根據此資料加以研究，寫成「太平天國叢書首集」、「近代秘密社會史料」、「太平天國詔諭」、「太平天國書翰」、「英國政府有關中國文書總目」（英文本）等書。

一九三五年，蕭一山應蔣介石之邀，赴峨嵋訓練團向黨政軍幹部講清史，抗戰開始後，又到廬山軍官訓練團講授「中國民族問題」，到重慶的中央訓練團擔任講座，以歷史的觀點，闡揚中華民族精神。

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後，全面抗戰展開，當時三十六歲的蕭一山正擔任河南大學文學學院院長，素具民族意識的他，深感抗日救國，人人有責，於是在開封河南大學歷史研究所與同仁開辦抗敵工作訓練班，並且印行游擊戰術一書。

為喚醒民衆，加強心理建設，蕭一山在開封又創辦經世學社，出版了一份「經世半月刊」。取名為經世，因為他向來最崇拜明末大儒顧亭林，更深受其經世致用學說的影響。

一九三九年，蕭一山擔任中央訓練團講師兼指導員，又兼任東北大學文學學院院長。一九四一年，榮膺教育部部聘教授。當時部聘史學教授全國只有三個人：除蕭一山外，另兩人為陳寅恪及柳詒徵。

（一二）傳人名外中
一九四三年，蕭一山在重慶出版新著「清史大綱」及「曾國藩」兩書，敘事詳實，

言論公正，被士林譽為不朽的傑作。兩年後，抗戰勝利，蕭一山終於做了官，當了三年北平行轅的秘書長。一九四六年，政府行憲，蕭一山當選為監察委員。來臺後，仍在各大學講授清史，復應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之請，編寫「清史」及「民族文化概論」二書。

一九五〇年，蕭一山應美國國務院之邀赴美訪問。歸來後，摒絕一切外務，閉門寫作，將「清代通史」上、中兩卷重行修訂，並且寫完二百萬言的下卷，全部「清代通史」遂告完成，共計四百餘萬言，分裝五冊，由商務印書館印行。自來以一人之力完成此種鉅著者，尚屬創舉。此書體裁新穎，考證詳確，而且文字流暢，極具可讀性，遂告馳名中外。

對近代史獨具創見

「民族革命史觀」可說是蕭一山在清史研究中，所提出的一個獨特創見。他認為中國傳統思想是文化主義，「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不是民族主義。從明太祖討胡檄文「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胡人焉得而治之理之」，才有民族主義，也才有民族革命。

蕭一山進一步分析，近代史中最重要的問題便是民族革命，它支配了中國近代社會，一切都隨之變動。近代的民族革命可以分為三個時期：天地會首開其端，次由太平天

國揚其波，終由國民革命竟其功。

蕭一山肯定太平天國的民族意義，反對用「長毛賊」三個字抹殺其革命意義。同時指出辛亥革命所憑藉的三大力量：一是新軍，二是會黨，三是華僑，無一不是因太平天國的關係而形成，對國民革命大有幫助。國父孫中山在自傳中承認受了太平天國遺老的影響，孫中山很早就提出了平均地權的民生主義，就是受了太平天國「天朝田畝制度」的影響。同時，蕭一山對太平天國、天地會都做了相當深入的研究，例如洪門的洪字，前人以為是紀念朱洪武，他卻認為是中原淪亡，「漢」去「中」「土」二字，天地會的宗旨是反清復明，「清」字寫作「汨」，謂清無主，寫「滿」必作「兩」，表示殺盡滿人之意。蕭一山又考證出洪門始祖為鄭成功。

蕭一山對清史有獨特的創見，不隨流俗，他自立一說，把中國近三百年來的大潮流、大趨勢，一脈貫通，作有系統的解釋和演繹，這是其他治史者所無法企及的。

一九七八年七月，蕭一山以七十七歲的高齡因心臟病突發棄世。蔣經國總統頒發褒獎令，揚頌他「早歲成名，著作等身」。他在從事教育文化工作時，抱著為往聖繼絕學的精神，以復興民族文化，鼓舞愛國精神為己任。他不但是一位勤勉的史學家，也是位誨人不倦的教育家。參考王壽南（蕭一山先生傳略）（劉先軍撰）

潘貫 (一九〇六—一九七四)

中央研究院院士

國立台灣大學教授

前中央研究院院士、國立台灣大學教授潘貫為傑出的台籍學人，理論化學家，畢生獻身科學教育，為國家培植了不少科技人才。

潘貫字凌雲，台南人，父潘親子聯為遜清秀才，是個書香世家。潘貫生不逢辰，出生時，台灣陷入日本人手中已十年，正值日人推行「皇民化教育」的高潮，潘子聯是民族主義者，具有濃厚的排日思想，不願兒子接受奴化教育，因此遲遲不讓他入學，而自行在家課子，直到潘貫十三歲了，為了兒子的前途，才在親友勸解下忍痛讓他就讀國民小學，潘貫聰慧好學，讀書勤奮，升學順利，由小學、中學而高等學校畢業後，順利考入當時的台北帝國大學農學部化學科，開始研究化學，由於他對化學深具興趣，所以學來輕鬆愉快，逐漸深入，奠定了他化學成就的基礎。台北帝大畢業後，因成績優異，仍留在學校，不久又考進大學院研究部，繼續鑽研化學，四年後畢業，初度踏入社會，獲聘任為台南工業高等專門學校（即今成功大學前身）教師，並由日本東北帝國大學授予理學博士學位。

潘貫安於工作崗位，一直執教台南高等

工專，直到抗戰勝利，台灣光復，一九四五年國民政府接收台北帝大，改為國立台灣大學，潘貫被聘為理學院化學系教授，連續執教達三十年，直到逝世為止，可說後半生的心力全部奉獻給台大化學系。

一九五五年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資助教師出國進修，潘貫應試獲選中，赴美國留學，進入著名的加州大學研究氧化銀電極熱力學，獲極高的成就。結業後，又赴各地考察，除美國外，還遍歷英、法、西德及瑞士等地，考察的重點著重各國大學的化學研究、教學及應用技術。回國後，仍回台大任教，一九六一年至六三年兼任台大化學系主任，策劃化學教育改革，使台大化學系規模日漸茁壯。一九五九年兼任國立清華大學原子科學研究所教授兼研究員，參加陽明山國家發展會議，對化學應用技術提供有系統的建言，俾益國家經濟發展。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七年擔任國家科學委員會前身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研究教授，協助各公私私立大學籌建化學系，擴大培植科學人才。

潘貫畢生致力「理論化學」及「無機化學」研究，孜孜不倦，心無旁騖，他在台大專授「物理化學」、「熱力學」及「溶液論」，著作也限於化學的專門理論，執著化學

，以一貫之，數十年不改其志，真是學如其名，名副其實。一九五四年，國民政府以潘貫為難得的台籍人才，特任他為考試院考試委員，職位清高，無礙教學研究，但他仍辭

而不就，不願尸位素餐，以貫徹他研究教學的職志。有所為有所不為，他高潔的人品令人欽敬。

一九五五年，潘貫以他在理論化學方面卓越的研究成就，膺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聲譽崇隆，登上學術領域的最高峯。溯自台灣光復開始，潘貫每年均應聘為高等考試典試委員，參加化學科命題，為國家掄才大典貢獻所長，作一個不具頭銜，真正的考試委員。此外，他還擔任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委員，國家科學委員會委員，原子能委員會委員，這些職位都和他的學術專長有關，所以樂意兼此職務，由此可見他堅持自己的志趣是為學術而生活，為教學而生活。身後桃李滿天下，其中不乏現代知名的人物，可作為他獻身化學教育獲致成就的佐證。

潘貫生前，身體素健，每日往返台大，均乘坐學校交通車，怡然自得。不料一九七四年六月以後，漸感身體不適，容易疲勞，體重日減，七月下旬，中央研究院舉行第十一次院士會議，仍全程參與，無有異狀，會後入台大醫院檢查，竟是肝機能衰退，病勢日重，延至九月二日與世長辭，一代化學巨擘，從此成了絕響。（王文慶撰）

姚從吾

(一九〇四—一九七〇)

台大教授、北大教授史學系主任

河南大學校長

國民大會代表

故宮博物院文獻館館長

中央研究院院士

姚從吾為國內少有的邊疆史專家，精研匈奴及蒙古文。執教台大時，倡導阿爾泰學，鼓勵青年學習邊疆語文，研究邊疆事務，以期鞏固邊疆，確保國防。近百年來，中國外患多來自北方邊疆，姚從吾是愛國學人，有鑒於此，故窮其畢生之力，從事邊疆史研究，倡導邊疆學術，今日台灣對蒙藏學術尚薄有所成，姚從吾辛苦奠基，功不可沒。

姚從吾名士鰲、字占卿，從吾為其別號，平生以別號行世。故居在河南省襄城縣，他的祖先在明清兩代，都做過大官，可說是中原簪纓世家。在明朝正德、嘉靖年間，他的一位先祖名叫姚汝阜的，由科考起家，官至兵部員外郎，布政司參議。姚汝阜的兒子姚繼可官至陝西巡撫、工部尚書。到了清代，姚家在官場也是名人輩出，直到他的父親姚隱暉雖學問出眾，卻立志不做官，以耕讀為樂。姚從吾生於民國前十八年，正值清室淪敗，國恥頻仍之際，姚父目睹官場腐化，更不願做官，每日以課子為要務，故而姚從吾幼時在嚴父督導下，讀書紮實，加之他天資聰穎，學業大有進境。一九〇九年入河南襄城縣高等小學堂，次年入許州中學堂，一九一四年於河南省立第二中學畢業後，考入北京中華大學預科。一九一七年轉入北京大學文學院史學系，以其原名過於陳舊，自行

更名為姚從吾，從此學界只知道姚從吾，不知有姚士鰲了。

在北大史學系讀書，姚從吾用的方法是真心思硬功夫，一點也不偷懶取巧，他購了一整套圖局本的全史，日夜披覽，圈點筆記，孜孜不倦，每日輒讀到夜半始熄燈就寢，於一九二一年畢業時，累積的筆記多達百餘冊。在畢業的前一年，姚從吾曾參加第二屆高等文官考試，獲得錄取，分發教育部實習，期滿後留教育部服務。

但姚從吾服務未久，即於一九二一年考進北大國文研究所深造，一九二三年，北大考選學生赴德深造，姚從吾獲選中，入柏林大學專治蒙古史，從德國名教授朗克（Prof. Otto Franke），海尼斯（Prof. Haenisch）學習，眼界大開，也吸引著他的興趣，使他留在德國校園長達十餘年，結交了我國先後留德學人傅斯年、陳寅恪、羅家倫、俞大維、毛子水等人，諸氏有志一同，皆以開拓新知為職志，而不在乎有無學位，所以姚從吾學問紮實，博雜精深。一九二九年應德國萊茵省波恩大學之聘，出任中文講師。一九三一年再轉任柏林大學中文研究所

講師。姚從吾於一九三四年回國，任北大史學系教授，講授匈奴史及蒙古史，兩科都是他的專長，講授廣受好評。一九三六年膺任系主任，不久抗日戰起，北平動盪，北大、清華、南開三所大學播遷到雲南昆明，併為西

南聯合大學，姚從吾仍任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由於他忠黨愛國，校內的中國國民黨支部及三民主義青年團支部，均由中央委託他組織成立，並指導運作。這一時期，他不斷的演講或寫文章，駁斥左傾思想及共產黨言論，鼓勵青年勤奮向學，獻身報國。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翌年春姚從吾回到北平，仍任北大教授。年底，突被任命為國立河南大學校長，當時正值戰後不久，民生凋敝，師資難求，圖書儀器殘缺，校舍破損，姚從吾悉心規劃，漸具規模。後來，行憲國民大會成立，他被河南教育團體推選為國大代表。一九四八年六月，中共擴大戰亂，攻陷開封，姚從吾率師生攜乾糧，徒步三晝夜，到達蘇豫邊界的商邱，由國軍軍長周晷遣部護送到徐州，始告脫離險境。不久，河南大學在蘇州復校，絃誦不輟，他卻因病辭去校長職務，留南京休養。

一九四七年十月，故宮博物院聘他為文獻館館長，三個月後，奉命押送古物來台。這時，大陸正遍地烽火，他已無法返回，乃應聘為國立台灣大學教授。以後，政府在台重建文化事業，延續國家命脈，姚從吾皆熱心參與，貢獻卓越。一九五三年應聘為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委員。

一九五八年，中央研究院在台復建，選舉新院士，姚從吾以其在蒙古史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獲選為院士，登上學術榮譽的最高峯。並由國史館聘為史料審議委員。在中

中央研究院他亦以院士資格當選評議會評議員。一九六〇年，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聘他為講座教授。一九六七年以所著「余玠評傳」一書獲中山學術獎。一九六九年由國家科學委員會改聘為研究教授。

姚從吾治學嚴謹，考證詳確，畢生以整理邊疆史為職志。以中國史而論，宋、元兩代史最難，遼金史最簡陋，歷代學者詬病之，明清以後，起而考校者有數十家，但都人言人殊，難有定論。直到民國初年，柯鳳蓀著述「新元史」、屠敬山著「蒙古元史記」，蒙古史始有大概的體系。但姚從吾不認為很完備，他以科學的眼光，用新方法、新見解、新材料，會同他的好友隨唐史專家陳寅恪繼前賢所見，旁徵博引，鉤深洞蹟，把遼金元史導入合理的研究體系，為擴大學術範圍，他請教育當局在大學開設蒙古文及滿文的課程，以後又擴大開設西藏文及維吾耳文，循西方學術的鴻規，創設中國自己的邊疆學術領域。

此後，他又倡組中國史學會，邊疆史學會，鼓勵青年學習研究，多方努力，開拓阿爾泰學，俾使中國的東北西亞史展露出新局面，從而瞭解到邊疆的重要，重視確保國防安全。姚從吾留德，專攻蒙古史，精通蒙古文，歸國後遍授遼金元宋史，都與邊疆有關，數十年來他發表邊疆專題論文一百篇以上，多達數百萬言，在大陸的部分著作，散失殆盡。來台後的數十篇先後刊布於歷史語言

研究所集刊、台大文史哲學報及大陸雜誌。著述的專書有六種：「東北史論叢」，包含論文二十餘篇。「漢字蒙古秘史新譯及注釋」，於一九六一年完成。「耶律楚材西遊錄校注」，一九六二年完成。「張德輝嶺北紀行校注」，一九六三年完成。「邱處機年譜」，一九六五年寫成。「余玠評傳」，一九六七年著作。

姚從吾歷任北大、西南聯大、台大講座三十餘年，教導學生親切熱誠，深受愛戴。其門人有成就者多達數十人。課餘之暇他勤於寫作，著述不輟，而對於教育文化、青年黨務之推展，又積極熱心。以致疾病上身而不自知，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二日，應成功大學之邀，赴台南講學三天，歸來未及休息，即於翌日赴台大研究室和他的學生陳捷先討論邊疆語文學會的問題。中午，陳君辭去，而他竟心臟病突發，溘逝於案前座椅之上。

姚從吾結婚兩次，原配趙氏離異，生子兩人，長子姚瀛航，次子姚瀛艦，均陷大陸。繼配陳綸，福建閩侯人，為清室弼德院顧問大臣陳毀庵的侄孫女，北京師範大學畢業，曾任北平、昆明及台灣各中學教師，生子女各一，子姚大湘，台大地質系畢業。女姚大良，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畢業。皆已婚配，服務社會有年了。（康僑撰）

楊銓 (一八九三—一九三三)

漢冶萍公司會計

臨時大總統孫文的秘書

國立東南大學教授

中央研究院總幹事

楊銓字杏佛，以字行，才華卓越，性格落拓不羈，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清晨，在南昌寓所欲攜子外出郊遊時，被人暗殺於中央研究院國際出版品交換處門前，送至醫院急救無效，即告棄世，年方四十一歲。楊杏佛為何被殺？迄未查出真相，一般人均認為係因他搞保護人權運動，過於活躍，種下殺身之禍。楊杏佛於一八九三年（清光緒十九年）生於江西玉山縣，因其父遊宦江蘇，而在揚州長大。六歲啟蒙，入私塾讀四書五經，成長後考入上海中國公學，專攻會計學，學生期間，見清廷政治腐敗，失盡人心，立下救國圖存之志，乃暗中加入孫中山倡導的同盟會為會員，在上海策動革命運動，辛亥年（一九一一年）武昌革命戰役後，楊杏佛參與光復上海之役，革命成功民國成立後，與任叔永同任大總統府秘書，由於楊杏佛筆力雄健，文思敏捷，大總統許多文告、書函都出自他的手筆，很得孫中山的信任。

一九一三年，楊杏佛經大總統府稽勳局考選赴美留學，初入康乃爾大學習機械工程，後來又轉入哈佛大學攻讀工商管理。楊杏佛赴美留學時和宋子文同船，在哈佛大學又是同學。一九一八年回國後，楊杏佛出任中國最大的鋼鐵公司漢冶萍公司會計，又和宋

子文同事，所以兩人有長期的友誼，交往密切。楊氏在漢冶萍工作一年餘，為該公司引進新式的會計制度，使財務管理步上現代化的正軌。

一九二〇年，楊杏佛改行當了教師，轉任南京高等師範商科部主任，南京高師除師範科外，還辦有工科、商科，不久，改任工科教師，教授工廠管理。南京高師改制成東南大學後，轉任工學院教授。後來，因他對東大校長郭秉文有意見，乃辭職離去。

卸除教職後，楊杏佛仍回到孫中山身邊，復任秘書，同時在上海好幾所大學裡兼課。一九二四年隨孫中山北上，在北平總理行轅擔任對外聯繫工作，遇事反應機敏，能立即提出有效的解決辦法。在眾人面前或會議中，更能雄辯滔滔，辭鋒犀利，大為吳稚暉、蔡元培等人所激賞。但他和行轅的同仁葉楚傖、邵元沖卻極不相容，互相看不順眼。

一九二五年春天，孫中山病逝北京，由國民黨中央開會決定，移靈南京殯葬，楊杏佛因和孫中山如同師徒，被推為「總理葬事處」總幹事，當時，南京尚在軍閥孫傳芳、齊燮元勢力範圍內，楊杏佛一面從事籌劃墓陵興建，一面秘密從事革命活動。一九二六年，國民革命軍北伐，迅速光復上海，楊杏佛事先妥善部署，功不可沒。

北伐成功後，國民政府成立，楊杏佛任上海政治分會委員，因大局初定，多方政治勢力爭權奪利，楊氏居中調和說服，協商安

排，使各獲其利，鞏固了革命成功的基礎。一九二七年，國民黨清黨，排除跨黨破壞的共產黨分子，楊杏佛態度模稜兩可，首鼠兩端，遭上海的警察首長陳群逮捕，差一點被槍斃，幸虧吳稚暉及時趕到，營救出獄，如果遲到數小時，楊杏佛就要血染刑場了。

經過這次災難，楊杏佛大徹大悟，對政治感到寒心，決定專任「總理葬事籌備處」總幹事，在政府中的職位，則為大學院教育行政處主任，不久，改任副院長，協助大學院長蔡元培策劃設置大學事宜。翌年，中央研究院成立，蔡元培出任院長，聘楊杏佛為總幹事，規劃設立中央研究院，直到遇刺身死。楊杏佛對孫文（中山）移靈葬事一事，辦得極為盡心，從選地、設計、繪圖、監工，他都悉力承擔，毫不懈怠，因而有機會和孫中山遺孀宋慶齡接近，時相交往，而宋慶齡的私人秘書胡女，卻是隱藏的共黨份子，楊杏佛受她的影響，思想逐漸左傾，搞起所謂保護人權運動，可能因此遭人暗殺喪命。

楊杏佛是個傑出的人才，對革命救國也非常熱心積極，死訊傳出，各方震驚，同聲悲悼，當時已享盛名的大作家魯迅輓詩一首悼之：

「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
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為斯民哭健兒。」

楊杏佛雄於文，也擅長詩詞，留美期間，他是中國科學社的發起人，在留學生群中十分活躍，加之口才便捷，交遊廣闊，所以

是留美中國人中的一號人物。他所作的艷體詩尤其膾炙人口，傳頌一時，但是相貌奇醜。當時，有位留美的楊姓女學生（上海名醫楊鳳昌之女，上海聖瑪利女校畢業，楊家在郊區有巨宅，孫中山在上海時常借其宅第宴客）從留學生季報上讀到他的詩文，非常欣賞，事後為楊杏佛獲知，乃央人介紹訂交，數日後兩人相約飲酒，酒酣耳熱之際，楊杏佛藉機求婚，遂結成鸞儷，婚後楊女嫌丈夫貌醜，閨房時起勃谿，遂成一對怨偶，家庭生活失常。本來擅詞令，好交遊的楊杏佛，每逢友好聚會，常能妙語解頤，又能使用方法勸飲，所以有他在座，滿室生春，笑聲不絕，可惜家庭不正常，致使許多親朋故舊，在他婚後反而漸少往來，胡適、秉農山等學人，都是他的同學至友，談及他的家庭，都惋惜不已。

楊杏佛在東南大學鬧風潮，為一九二四年的事，當時，他和校長郭秉文不和，時相齟齬，東南商科遷往上海時，楊杏佛未隨往，而他原是商科主任，竟和學生脫節，大非尋常，後來才知道他已被郭校長解聘。楊杏佛口才極佳，講課旁徵博引，言辭諧趣，是位極受學生歡迎的老師，加之他是中國科學社創社人，教授群中有許多朋友和支持者，要解聘楊杏佛不是易事，而他因有奧援，所以一心一意倒郭，卻告失敗，原來是受阻於代理校長劉伯閔，劉伯閔認識國父孫中山比楊杏佛還早，孫中山的左右手如胡漢民、汪

精衛、戴季陶等都是劉伯閔的好友，有劉在，楊要倒郭，就辦不到了，因為教授群中，很多人和劉、楊都是朋友，要他們不顧一切的支持楊杏佛倒郭，均有顧忌。不過，楊杏佛雖倒郭不成，卻給劉伯閔帶來無窮的煩惱，劉曾向邵元沖傾訴他的困境。「自古才人難易與」，此之謂也。楊杏佛的一生短促而燦爛，但治學甚勤，學識淵博，留有楊杏佛文存及演講集各一冊，詩詞則未刊行問世，十分可惜（康僑撰）

劉馨敵

（一九二〇—一九九六）

憲兵司令部警務處長

憲兵司令部中將司令

國家安全局副局長

投筆從戎從軍報國

前憲兵司令劉馨敵，一九二〇年七月卅日生於湖南邵陽之桃花坪，父親劉海鵬習經史、通岐黃，為地方上知名的儒醫。他原名劉敵，從軍後任官因人同名同姓，對方年長官階高，他奉軍委會的命令改名為劉馨敵。

劉馨敵自幼聰慧，最初由父親啟蒙，讀幼學瓊林等訓蒙課本，稍長，入邵陽縣立模範小學，畢業後升入縣立中學，再考進湖南省立高級工業職校習應用化學科。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變，全面抗戰展開，十七歲的劉

馨敵懷於國家危亡，匹夫有責，毅然投筆從戎，考入中央軍官學校第十五期，研習砲科，經過三年嚴格訓練，成為革命軍人，從此展開鐵馬金戈的軍人事業。爾後，隨著軍職升遷，先後進入陸軍大學參謀班十一期、陸軍指揮參謀大學正規班第四期和研習班第四期、國防研究院第九期、三軍大學戰爭學院將官班等軍事養成機構，接受培訓，卒成為優秀的將才。

一九四〇年劉馨敵自中央軍校畢業，由於外表英挺，學識優良，分發至憲兵部隊服務，初任排長，率所屬於戰地維護軍紀，確保治安，剿捕土匪，貢獻卓越，隨即升任連長。

完成不流血的使命

抗戰勝利後，劉馨敵調至南京憲兵司令部任獨一無二的騎兵連連長，到了一九四七年春天，中共地下活動猖獗，在首都南京德惠運用愛國熱望國共合作建國的學生掀起「反內戰」、「反徵兵」、「反飢餓」、「反迫害」的「四反」學潮，包圍教育部等政府機關鬧事。五月二十日，有京滬杭等十六所大專院校和中學生萬餘人，在南京街頭手持標語，高喊口號，聚眾遊行，企圖破壞正在修建中的國民大會堂，並攻擊教育部，當時僅二十七歲的騎兵連連長劉馨敵在林森路西端控制中央大學出口，將馬匹分為六列橫隊密集排列，自右邊店面至左邊店面約卅

餘公尺，每班馬匹廿四匹，中間踏腳連踏腳，水洩不通，將近十時，數十名學生主張利用一輛卡車向馬隊衝撞，他與排長勒馬向前，馬匹在韁繩控制之下，站起來長鳴數聲，使許多學生大為驚慌，往後退讓。當時劉馨敵對主張用車輛衝撞的學生們說：「如果要衝，就只有同歸於盡，我們決不殺人，也不帶任何武器，可是馬是畜牲，如果踩死人，踢死人，咬死人，我不負責。」因此要衝的學生沉靜了，後來經邵元沖與學生會談，雖未達成任何協議。但談判也不過拖延時間及至下午六時，學生也各自返校，圓滿完成化解學潮，沒有流血的使命。

以身作則訓練部隊

一九四九年，大陸陷共，劉馨敵隨憲兵部隊撤來台灣，來台後，憲兵部隊重新整編，劉馨敵調任憲兵司令部警務處參謀，掌管教育訓練，對於選拔人才，培植幹部，頗有建樹。一九五二年七月，升任中校營長，駐防南台灣，十一月十六日，少見的秋季強烈颱風「貝絲」侵襲南台灣，強風挾暴雨，橫加肆虐。當時高屏線上有一列停駛中的火車，未掛火車頭，卻有七節車廂被由屏東吹至高雄火車站，高屏各交通線樹木多被連根拔起，東倒西歪。這時，總統蔣中正駐居西子灣官邸，劉馨敵所部負責內衛警衛，身為營長不能藏身宿舍躲颱風，必須注意哨兵守衛情形，他於夜晚十二時許，颱風正猛烈時前

往查哨，行經風洞洞口，為勁風所阻，不能前進，他怕警衛缺哨，又擔心士兵安危，乃俯身地面匍匐前進，這時風雨大作，半空中有被颱風掀起的鐵皮飄盪，呼呼作響，距離約二百公尺空間，他爬行半小時才到官邸門口。經查七個露天崗哨全在，雖雨驟風大，健兒們卻用自己的皮帶綁在樹幹上，沒有一個人離開崗位。他看到後，內心欣慰感動不已，特為一一慰勉後回到門口，遇見國策顧問俞濟時，見他全身濕透，十分狼狽，俞濟時問他怎麼來的？他說是爬過來的。翌日下午蔣中正總統召見嘉勉，讚揚部隊訓練嚴格，在危難中達成任務的精神。

奠定憲兵學校規模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劉馨敵因表現優異，升任憲兵第二〇二團團長，拱衛中樞所在地的台北，在任三年，積功調任憲兵司令部警務處處長，晉階陸軍少將，後來又調任憲兵司令部副參謀長。一九六六年調任憲兵學校校長，深感部隊成敗和教育訓練關係密切，接任校長後，與官員生兵同甘共苦，朝夕與共，並強化憲兵教材，著重精神修養及戰技訓練，每屆期末必舉行成果驗收，使憲校教育邁入新境界。此外，他又把原在三重的校址遷給台北縣政府，另在五股重新建校，奠定憲校今日的規模。

一九六九年六月，劉馨敵調升台北師管區司令兼北區警備司令，掌管新竹以北六縣

市的海防、警備、動員、後勤管理等重大任務，劉馨敵此時奉蔣中正總統命令調到國防研究院第九期帶職受訓，與台灣省財政廳長鍾時益，中央警官學校校長李興唐，國安局副局長黃德美，財經交通界名人方賢齊、曹嶽維、武冠雄、池孟彬、蕭政之、郭哲、韋永寧、衣復德、彭明輝、凌崇熙等同期同學。與張其昀、劉安祺、徐培根、楊家麟、李曜林、鄭彥棻、王成聖、周昆田、何浩若等講座間學交遊，結業時成績優異。在職時和地方加強溝通，共同推動防務工作，政通人和，績效斐然。一九七二年九月，調任憲兵副司令，襄助司令，執行任務，長達六年，於一九七八年接任憲兵司令，立即大展長才，制訂憲兵六大守則：(一)忠貞不二；(二)健全本身；(三)貫徹命令；(四)團結合作；(五)勤勞負責；(六)服務軍民，把憲兵使命帶入新階段。此外，他又改進憲兵制服，使憲兵服裝更加莊嚴耀眼。又強化部隊機動能力和通信能力，提高戰力。把憲兵指揮部由四個增為六個，增編十八個憲兵營，官兵總額至三萬餘人，為憲兵有史以來最鼎盛的時期。

中美斷交穩定民心

一九七八年年底，劉馨敵接任憲兵司令不久，台北發生一件大事，十二月十六日上午十時，美國突然宣佈與中共「關係正常化」，承認中共，與我斷交，消息傳出，全國激憤，群眾聚集台北美國大使館門前抗議，

至傍晚已達數千人，齊聲譴責美國背信忘義。群眾揮拳頭、呼口號，情緒激昂。當即回憲兵二〇二指揮部指揮官石民少將所率的一個憲兵營護衛美國大使館，用拒馬隔離群眾，呼籲民眾冷靜，禁止進入美國大使館，告以：「依美國法令如不經許可進入其領土主權區內，可以格殺勿論；內有美武裝陸戰隊士兵荷槍實彈嚴陣以待，無謂犧牲太不值得。」雙方僵持，後來劉馨敵趕至現場，讚譽群眾愛國精神，平復其情緒，事件方告平息。不料到了晚間八時，圓山美軍「六三俱樂部」又爆發衝突，當時正值耶誕前夕，琉球美軍百餘人來台渡假，聚集舞女準備狂歡，群眾聞訊大為不悅，近萬人包圍該俱樂部，呼喊反美口號，屋內美軍停止歡樂，手持棍棒嚴陣以待，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憲兵第二〇一指揮官王少將，率領一個加強連嚴守大門，劉馨敵趕來欲行勸止時，外面已經大打出手，把停在路旁的美軍數十輛汽車，打得粉碎，由王少將把打毀的車子拖入前陸參大操場，由美軍自行處理。

次日，美國政府代表十六人由副國務卿克里斯多福率領抵達時，座車駛出松山機場大門，沿途群眾湧集，車行緩慢，守候在大門前的群眾，一湧而上，衝出了警衛防線，剝時雞蛋、蕃茄、爛泥巴齊丟，砸在座車的玻璃上，有的跳到車頂，引擎蓋上，把汽車打得「碰！碰！碰！」響，車隊被人牆擋住，群眾用英語高喊：「自由！自由！中國必

須自由——」(Freedom - Freedom - China Freedom from want) 聲音震天動地，幸賴憲警人員由外向內疏導群眾離去，二十八日上午，下榻圓山飯店美國代表團心有餘悸，原計劃在外交部會談，堅持改在圓山飯店舉行。警總接獲情報：「群眾對外交部失利不滿，要包圍外交部。」劉懔敵除派副司令史戴林中將坐鎮督導，下午群眾攻擊外交部，並且有輛計程車駛至外交部門口欲引火自焚，幸好憲兵充分準備，未釀成不幸。二十九日上午，克里斯多福晉見蔣經國總統，以及後來乘車離境，均賴劉懔敵部署嚴密，順利完成，未生意外。此事深獲蔣總統經國激賞，曾在一日之內，三度召見嘉勉。

思慮周詳處變不驚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高雄「美麗島事件」，黨外人士發生民衆抗爭議事，劉懔敵麾下的憲兵部隊，忍辱負重，以血肉之軀對抗滋事份子的火把、鐵棍、木棍，負傷纍纍，血流滿地，卻固守崗位不退，勉力制止暴亂，救平紛爭，這種鋼鐵部隊，乃劉懔敵平日嚴格訓練之功。劉懔敵於一九八四年以中將軍階除役，轉任國家安全局副局長，襄助宋心濂局長，恪遵本份，功成不居，在職六年，於一九九〇年正式退休，報效國家長達半世紀(五十年)。先後獲雲麾、忠勤勳章，陸軍弼言、陸光、景風等獎章卅餘座及中國國民黨光華獎章兩座。

李品仙回憶錄

二十五開本穿線平裝 定價新台幣貳佰元

廣西李品仙上將，迭任軍政要職，歷經辛亥革命、討袁護法、北伐、抗戰、戡亂諸役，轉戰南北，閱歷閎富。著有「李品仙回憶錄」，翔實生動，包羅萬象，要目如后：武昌起義·回桂連絡·陸榮廷與廣西·保定軍校與蔣百里校長·機關槍長的故事·轉入湘軍服務·傅良佐督湘引起護法戰爭·兩次危險的任務·南北議和與聯省自治·國父誓師北伐與湖南護憲·唐生智與顧和尚·唐生智倒趙與北伐·先鋒變成後衛·武漢三鎮的光復·寧漢分裂與清共·北伐的最後一戰·編遣會議·建設廣西復興中國·三年邊務再任總參謀長·抗戰開始率師出征·京滬棄守·徐州會戰與臺兒莊大捷·武漢保衛戰·武關道上·隨棗會戰·重回大別山·豫皖鄂邊區整建經緯·戰時皖政實施紀要·鞏固邊區及兩次牽制作戰·皖南行與立煌事變·一場痛心疾首的戰鬪·邊區雜憶·勝利曙光和黎明前的黑暗·日寇投降·隨勝利上演的悲劇·安徽的復員與接收·空城計·戡亂戰局逆轉·大陸淪陷·林泉息影(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

劉懔敵治軍嚴謹，思慮周詳，堅守原則，臨危鎮靜，故能化紛亂於無形，確保社會安寧。一九九六年四月突罹腸癌，延至十月十一日辭世，享年七十有六。

劉懔敵夫人邱瓊苓是福建人，大學農學院畢業，服務公職多年，家庭和樂。兩人有兩子一女，長子劉輝奇台大電機系畢業，美

國紐約州立大學電腦博士，供職美國大西洋貝爾電訊公司，次子劉輝正台大化學系畢業暨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化工博士，供職美國康州聯合碳化學公司，女劉輝璜，政大法律系畢業暨美國斯帝文斯學院電腦碩士，供職美國波斯頓電腦公司。一門俊秀，蘭桂騰芳。

(旅美作家錢剛銳撰)